

扎胎撒气要不得 楼道乱停也不该

鹤城锐评

□张同森

车活一层皮,人活一口气。不过气大伤身,人太憋气了就得找地方撒撒。国外有专门的撒气机构,里面除了有各种供人发泄的工具,还可以按要求量身定做成老板、领导或仇敌的塑像人,任凭你踢打掐掐。听说深圳等地也出现了“哭吧”,让人到里面痛痛快快地哭一场,东方人毕竟讲究含蓄,这样的君子动口不动手,有创意。

7月26日晨报《只因楼道被堵塞,多辆自行车屡被扎胎》的报道,让我见识到原来撒气还有更名副其实的方法:把对手连同自己的气一同撒掉——邻里之间下此狠手,这小子太不地道。

但仔细一想,这话说得有失公允。一个居民楼道能有多大地方,竟然放了12辆自行车!提

着东西、扶老携幼穿行在这样的“崎岖小道”上,该是一种怎样的滋味?这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俩月的事儿,搁谁身上不是“烧鸡大窝脖”?

被扎了车胎的那位段先生也相当生气,“希望大家有事儿能够直说”,这话听着挺和谐,其实没有可行性。一是谁也不可能一天到晚站在楼道口,见谁要停车了便当面锣对面鼓发布禁令,二是即使这样做了,有的人会听,但遇上那蛮不讲理的,难听话可就在嘴边伺候了,“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楼道,管什么闲事?”“你要是觉得心理不平衡,也可以停呀”……弄不好啊,旧气不去反添新气,引起口角甚至冲突也并非不可能。

找物业,针尖大的事值吗?找警察,你以为警察是你一个人的私人秘书啊。贴告示?这办法好象管用,不过你得先听我讲讲我们小区的趣事。我们小区有片空地,老是有人往那扔脏东

西。夏天一到,臭味熏天。住得最近的老侯写“讲究卫生,垃圾入道”,不管用,换成“请不要在此倒垃圾”,还不管用,老侯真急了,换成“倒垃圾者罚款50元”,仍不管用,最后老侯拉砖垒墙,把这片空地圈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!

撒气,有君子之法,有不君子之法。很多时候,不君子的做法都是逼出来的。

楼道里的车胎连续被扎了两次,第一说明扎胎者心理的确有点阴暗;有没有第二呢,有,说明扎了一次之后,楼道里放车的情况没有多少改观,于是才有了第二次。如果楼道里接着放车,我相信会有第三次、第四次……放车是前因,扎胎是后果,因果关系不能颠倒。最后,段先生表示,他将和邻居沟通,不会继续在楼道放自行车。这是经过扎胎双方磨合的结果,不是放车人自己觉悟提高的结果。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?

邻里相处之道,说简单也简单,将心比心。比如放车前真的该想想,把车停这儿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不便,多走几步路放到地下室是不是更好?与人方便,自己方便。真如此,哪会有后来的诸多麻烦?很多年前姜昆有个相声叫《楼道曲》,说的就是买了钢琴,楼道到处设“卡”进不了门的气人事儿。近20年过去了,情况依然如旧,我们听时哈哈大笑,个个都以为说的是别人。

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,以往我们处理邻里纠纷,总是“和稀泥”,各打五十大板,好象“人民内部矛盾”就是一笔没有是非曲直的糊涂帐。这样的做法,暂时息了事,却难以宁人,更教育不了人。所以窃以为此事虽然双方都有错,但主要错误真的不在扎胎者。有了气,就得撒,只允许自己打气,不允许别人撒气,非要把人家的肚子气破吗?

你说我说

汉语也要考四六级?

据本报今日8版报道,历时3年研制的“汉语能力测试”将于10月率先在上海、江苏、云南、内蒙古试点实施。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称,近年来,社会上普遍存在“外语热,母语冷”以及汉语欧化、网络语言不规范等语言文化现象。开发“汉语能力测试”,旨在以考促学,推进汉语学习和应用。

■不错,强烈支持“抢救国语运动”。

■出发点是极其正确的,但是我担心到了最后又流于形式。

■增加了汉语能力测试,社会上也会生出一些部门来响应,什么工作需要“汉语四级”、什么工作需要“汉语六级”,为人们就业人为地增设了门槛。测试一旦推广开来,什么报名费、书本费、培训班肯定会“应运而生”,岂不是让有关部门又多了一个财源滚滚的创收项目?

■发明一个考试,肥了无数人的腰包,给多数人带来烦恼,卡了少数人就业,反倒得不偿失,不如不考。

■最好让外国人也考汉语四六级。同意的请举手!

■早就该这样了,不知哪位高人评价过: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民族这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文化。我们一生99.99%的时间在说着自己的语言,却花了50%的金钱与时间去学习别人的语法。

■应淡化考试,作家连关于自己写的文章的问题都答不对,这种考试有意义吗?

■真的很不错,我们必须坚守本国自己的文化,就像《最后一课》里写的,英语可以学,但首先把母语提高到一定水平,不然我们就丧失了最根本的民族尊严。

■一个英语四六级熬苦了多少学生,现在又来个汉语四六级,这回有的受了!

■不过如果过了汉语四六级就不用过英语四六级的话,估计大部分人都会考!

■其实也没那么复杂,按中文系的要求讲授汉语课程就行了。只是不要搞什么四六级考试,以免又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■强烈支持,问问现在的年轻人,有几个会书法的?有几个精通古典诗词的?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啊!

■是啊,华夏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,与浩如烟海的母语文献代代相传是分不开的。

■治标不治本,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取消全民皆英的做法,实行按需学习的原则,谁要觉得英语有用,谁就去学英语;谁要觉得汉语有用,谁就去学母语,两套语言,互不干涉,平等互利。

■作为一名中国人,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大学,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学汉语、考着汉语、用着汉语,现在再来一个汉语能力测试,只能是重复和浪费。如果一个文科专业的毕业生连汉语测试都不能通过,那我们则要怀疑现代教育的水平了。

据《扬子晚报》报道,近日,微博传南京将对城内所有房屋屋顶重新上色。南京市住建委辟谣说:“并非专门为了统一屋顶颜色而刷屋顶,而是考虑在建筑物平改坡和隔热板的颜色选择上与周边环境协调。整个工程的费用将由市区两级共同支付,不会让老百姓出一分钱。”南京市房产局物业管理办公室人士表示,需要进行屋顶修缮的房屋在100幢左右,费用在3000万至5000万元左右。有市民称,屋顶搞什么,应该是业主自己的事情,不应盲目模仿国外城市统一屋顶颜色的做法。



“给屋顶上色”不如给城市治涝

□龙敏飞

一个城市的形象,不是标签化,也不是面子化,不是像珠海一样申请“幸福之城”商标就可以的,也不是南京这般给屋顶上色就万事大吉的,而是需要文化化、内涵化。

所谓里子,除却文化本身之外,也有现实的写照。譬如治涝水平,这些排水系统,大多在的

底下,没人看得到,这是一个城市的里子,甚至是良心。

而据报道,7月18日南京再降暴雨,网友在新街口拍摄下了暴雨导致积水严重、行车如行船的“大海”场面。换言之,南京也可以“看海”了,尽管海是不错的景象,但一个本来无海却可看海的城市,映射的,正是这个城市的里子太差。

站在什么角度才会嫌弃屋顶

□邓海建

南京要给屋顶整容,而且还是公费埋单,这当然算不上什么坏事。漂亮的屋顶很养眼,如瑞士多见红色屋顶、希腊则是蓝屋顶配白墙。南京是个有山有水的城,我也曾站在高处看过它的屋顶——错落参差,色彩各异,虽不见整齐划一的“大美”,但灰蒙蒙的色调也折射着真实的人生。如果学瑞士,恐怕妖异有余;设若仿希腊,也无爱琴海搭配。那它为什么要要在屋顶大做文章呢?

有首流行歌曲《屋顶》唱道:半夜睡不着觉/把心情哼成歌/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……过日子不像拍偶像剧,没事儿爬上屋顶研究色彩的当然不是普通人。因此,网传“一位市领导在视察紫峰大厦时表示,从这处城市地标建筑的高点放眼望去,一些楼宇的屋顶乱糟糟,色彩也不统一,很煞风景,希望重视这一以往被忽视的城市立面景观的整治”。如果这个说法属实,诸多问题随之而来:一者,某领导的意见是“个人意志”还是“集体决定”,一项民意多有反弹之声的决策,如何因个别领导推崇就彪悍而出?二者,主倡此建议的领导是色彩学专家还是城建学者,此项公共决策的科学依据何在?

即使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存疑,但需要修缮屋顶的房屋多达100幢左右,有更大的问题需要考虑:房屋产权属于业主,地方部门以怎样的“公共利益”为由强迫公民接受“政府统一色”?就算市民对屋顶颜色形成强悍的统一意见,那一旦屋顶整容完毕,墙面不配套又如何是好?灰

蒙蒙的墙面配上色彩鲜艳的屋顶,这何其诡异?此外,三五千万的财政开支,要不要经过绩效审计?这种景观整治受益面非常有限,被刷颜色的享受不到什么利益,没被刷的心里又未必愉悦——难道就为那几双没事儿跑上屋顶看颜色的官员眼睛过瘾?

站在什么角度才会看不上南京的屋顶?一要以挑剔的视角俯视,二要有看风景的心情,三要有挥斥方遒的财政兜底。奔走在CPI破六之路上的市民,每天基本都在为猪肉或蔬菜价格而纠结,他们的眼睛——在隧道的公共汽车里往上看,只看到7月的内涝;在小区的楼下往前看,是锈迹斑斑的防盗栏、稀疏寥寥的公共绿化……就算爬到楼顶,有幸在缭绕的烟雾中看到几点繁星,也断不会嫌弃自己的屋顶。

一亿也好,五千万也罢,既是公家的钱,就得接受公众挑剔的质询。否则,油漆刷在屋顶,和刷在荒山、坟上有什么差异?这些年,形象工程开始“升级换代”,扫上民生幸福的徽粉、刷上程序正义的眼影、贴起学术专家的画皮,一不小心,你还误以为是信息时代的“高科技”。反正都是为了城市形象,反正最代表城市形象的市民是“被沉默”的声音,打捞或不打捞,决策都会勇往直前——在失序的权力面前,反正“形象”是个无底黑洞。

城市要洗脸、要整容、要贴地飞行、要腾云升空,但更要接地气、要食人间烟火、要心疼柴米油盐。总有一些不着调的城市妆容,让我们一次又一次重温《让子弹飞》里的经典台词:“步子大了,容易扯着蛋”。

微评论

据新华社报道,7月26日凌晨,在由武汉开往利川的T6717次列车的2号车厢里,由于空调温度过低,很多乘客拿出衣服、毯子避寒,部分乘客甚至撑伞挡住从头顶吹下来的冷风。

刘晶瑶:铁路车厢里总是“冬热夏寒”,夏天空调开得冰冷刺骨,冬天暖气开得热浪逼人。其实,调节到适宜的温度有那么难吗?既节能低碳,又能给旅客营造舒适的乘车环境,何乐而不为?

据本报前日报道,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言人表示,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55万人。二季度末,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908万人,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.1%。

几又:农民工失业率就该总是待字闺中吗?

据《北京晨报》报道,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“中华脊梁获奖人”来京要求主办方退费,遭到拒绝。这位“获奖人”去年先后两次给主办方共汇款29800元。主办方的拒绝理由是:“20000元已经给了媒体,而9800元只能退两三千。”

张丽:说这话的也是临时工?

微言大义

“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发送中,中山大学教授手写通知书,上海财大把通知书做成‘存折’,北大随信附上‘北大英雄’游戏光盘。咋就没有哪个学校在信封上直白写上‘账单’呢?”——网友肖锋评高校录取通知书搞怪。

“尽快拆分铁道部门,让铁道部变成铁监会,成为彻底的监管者,下属铁路公司、投资公司、设备公司成为彻底的市场主体,才能让我国的铁路建设摆脱在‘大干快上’中噩梦不断的险恶境地。”

——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痛斥铁道部“铁路部门出事故是必然的,不出事故是奇怪的。”她希望动车追尾及39条生命的逝去,能够换来对铁路市场与监管合一恶劣体制的反思。

“一、动车避雷措施因何失灵?二、前方停车,后车为何毫不知情、继续行驶?三、雷电多发季节,铁道部门为何没有做好准备?四、为何在宣布没有生命迹象之后,又救出幸存者;五、为何迟迟不公布失踪人数;六、为何不能小心处置乘客遗留在车厢的物品;七、部长大人为何不能亲自出席新闻发布会;八、在事故原因未明、整改方案未定的情况下,为何急于恢复通车?”

——央视主持人马洪涛在微博上质问铁道部。